

CHAPTER 11 | THE

DERIVATIVE OF A FUNCTION

The derivative of a function f at a point a is the limit of the difference quotient $\frac{f(x) - f(a)}{x - a}$ as x approaches a . The derivative of f at a is denoted by $f'(a)$. The derivative of f at a is the slope of the tangent line to the graph of f at the point $(a, f(a))$. The derivative of f at a is the instantaneous rate of change of f at a . The derivative of f at a is the limit of the average rate of change of f over the interval $[a, x]$ as x approaches a . The derivative of f at a is the limit of the secant line to the graph of f at the point $(a, f(a))$ as x approaches a . The derivative of f at a is the limit of the tangent line to the graph of f at the point $(a, f(a))$ as x approaches a . The derivative of f at a is the limit of the slope of the secant line to the graph of f at the point $(a, f(a))$ as x approaches a . The derivative of f at a is the limit of the slope of the tangent line to the graph of f at the point $(a, f(a))$ as x approaches a . The derivative of f at a is the limit of the average rate of change of f over the interval $[a, x]$ as x approaches a . The derivative of f at a is the limit of the secant line to the graph of f at the point $(a, f(a))$ as x approaches a . The derivative of f at a is the limit of the tangent line to the graph of f at the point $(a, f(a))$ as x approaches a . The derivative of f at a is the limit of the slope of the secant line to the graph of f at the point $(a, f(a))$ as x approaches a . The derivative of f at a is the limit of the slope of the tangent line to the graph of f at the point $(a, f(a))$ as x approaches a .

CHAPTER 12 | THE

目錄

致陸小曼信六十一通	一
致劉海粟信十九通	一三〇
致蔣慰堂信九通	一五〇
致郭有守信八通	一五八
致郭子雄信八通	一六四
後記	一七〇

致陸小曼信六十一通

一（民國十四年二月四日）

小龍：你知道我這次想出去也不是十二分心願的。假定老翁的信早六個星期來時，我一定絕無願戀的想法走了完事。但我的胸坎間不幸也有一個心，這個脆弱的心又不幸容易受傷，這回的傷不瞞你說，又是受定的了，所以我走也不免咬一咬牙齒忍着些心痛的。這還是關於我自己的話：你一方面我委實有些不放心的；不是別的，單怕你有限的勇氣敵不過環境的壓迫力；結果你竟許多少不免明知故犯，該走一百里路也只能走滿三四十里；這是可慮的。龍呀！你不知道我怎樣深刻的期望你勇猛的上進，怎樣的相信你確有能力發展潛在的天賦，怎樣的私下禱祝有那一天叫這淺薄的惡俗的勢利的「一般人」開着眼驚訝，閉着眼慚愧，——等到那一天實現時，那不僅你的勝利，也

是我的榮耀哩！聰明的小曼，千萬爭這口氣纔是我長在身旁，固然多少於你有些幫助；但暫時分別也有絕大的好處。我人去了，我的思想還是在着，只要你能容受我的思想。我這回去是補足我自己的教育，我一定加倍的努力吸收可能的滋養；我可以答應你，我決不枉費我的光陰與金錢。同時我當然也期望你加倍的勤奮，認清應走的方向，做一番認真的工夫試試。我們總要隔了半年再見時，彼此無愧纔好！你的情形固然不同，但你如其真有深澈的覺悟時，你的生活習慣自然會得改變，我信，也能多少幫助你。我並不願意做你的專制皇帝，落後叫你害怕討厭，但我真想相當的「督飭」着你，如其你過分頑皮時，我是要打的呀！有一件事不知你能否做到，如能，倒是件有益而且有趣的事。我想要你寫信給我；不是平常的寫法，我要你當作日記寫。不僅記你的起居等等，並且記你的思想情感——能寄給我當然最好，就是不寄也好，留着等我回來時一總看，先生再批分數。你如其能做到我這點意思，那我就高興而且放心了。同時我當然有信給你，不能怎樣的密，因為我在行旅時怕不能多寫，但我答應選我一路感到的一部分真純思想給你。總叫你得到了我的消息，至少暫時可以不感覺寂寞。好不好，曼？關於遊歷方面我已經答應做現代評論的特約通訊員，大概我是到眼

事物總有報告，使我這裏的朋友都能分沾我經驗的利益。

頂要緊是你得拉緊你自己，別讓不健康的引誘搖動你，別讓消極的意念過分壓迫你。你要知道我們一輩子果然能一個人的真相知真了解，我們的犧牲與苦惱與努力也就不算是枉費的了！

摩 二月四日

二一（十四年三月三日）

這實在是太慘了，怎叫我愛你的不難受？假如你這番深沈的冤屈，有人寫成了小說故事，一定可使千百個同情的讀者滴淚。何況今天我處在這最尷尬最難堪的地位，怎禁得不咬牙切齒的恨，肝腸迸裂的痛心呢？真的太慘了。我的乖！你前生作的是什麼孽，今生要你來受這樣慘酷的報應。無論折斷一枝花，尚且是殘忍的行爲，何況這生生的糟蹋一個最美最純潔最可愛的靈魂？真是太難了。你的四圍全是細精鐵壁，你便有翅膀也難飛。咳，眼看著一隻潔白美麗的稚羊，讓那滿面橫肉的屠夫擎着利刀向著牠，刀刀見血的蹂躪謀殺，——旁邊站着不少的看客。那羊主人也許在內，不但不動

憐惜反而稱讚屠夫的手段，好像他們都掛着饞涎想分嘗美味的羊糕哪。咳！這簡直的不能想。實有的與想像的悲慘的故事我也聞見過不少。但我愛，你現在所身受的卻是誰都不曾想到過，更有誰有膽量來寫？我勸你早些看哈代那本“Jude the Obscure”吧。那書裏的女子 Sue，你一定很可同情她。哈代寫的結果叫人不忍卒讀。但你得明白作者的意思。將來有機會，我對你細講。咳！我真不知道你申冤的日子在那一天！實在是沒有一個人能明白你，不明白也算了，一班人還來絕對的冤你。阿呸！狗屁的禮教，狗屁的家庭，狗屁的社會，去你們的。青天裏白白的出太陽；這羣兩腳，血管的水全是冰涼的。我現在可以放懷的對你說：我腔子裏一天還有熱血，你就一天有我的同情與幫助。我大膽的承受你的愛，珍重你的愛，永保你的愛。我如其憑愛的恩惠，還能從有性靈裏放射出一絲一縷的光亮，這光亮全是你的你儘量用吧！假如你能在我的人格思想裏發現有些須的資養與溫暖；這也全是你的，你儘量使吧！最初我聽見人家誣譏你的時候，我就熱烈的對他們宣言，我說：你們聽着，先前我不認識她，我沒有權利替她說話；現在我認識了她，我絕對的替她辯護。我敢說如其女人的心曾經有過純潔的好的，就是一個。

現在更進一層了，你聽着這分別。先前我自己彷彿站得高些，我的眼是往下望的。那時我憐你惜你疼你的感情是斜着下來到你身上來的；漸漸的我覺得我看法不對，我不應得站得比你高些，我只能平看着你。我站在你的正對面，我的淚上的光芒與你的淚上的光芒針對着，交換着。你的靈性漸漸的化入了我的，我也與你一樣的覺悟了。一個新來的影響在我的人格中四布的貫徹。——現在我連平視都不敢了。我從你的苦惱與悲慘的情感裏憬悟了你的高潔的靈魂的真際。這是上帝神光的反映，我自己不由的低降了下去。現在我只能仰着頭獻給你我有限的真情與真愛，聲明我的驚訝與讚美。不錯，勇敢，膽量，怕什麼？前途當然是有光明的，沒有也得叫他有一個。靈魂有時可以到發黑暗的地獄裏去遊行，但一點神靈的光亮卻永遠在靈魂本身的中心點着。——況且你不是確信你已經找着了你的真歸宿、真想望，實現了你的夢，來讓這偉大的靈魂的結合毀滅一切的阻礙，創造一切的價值，往前走吧！再也不必遲疑。

你要告訴我什麼？儘量的告訴我。像一條河流似的，儘量把他的積源交給無邊的大海。像一朵高爽

的葵花，對着和暖的陽光，一瓣瓣的展露她的祕密。你要我的安慰，你當然有我的安慰，只要我有，我能給你，要什麼有什麼。我只要你做到你自己說的一句話。——□□□□——即使運命叫你在得到最後勝利之前碰着了不可躲避的死，我的愛！那時你就死。因為死就是成功，就是勝利。一切有我在，一切有愛在。同時你努力的方向得自己認清，再不容絲毫的含糊，讓步犧牲是有的，但什麼事都有個限度，有個止境。你這樣一朵希有的奇葩，決不是爲一對庸俗的父母，爲一個庸懦兼殘忍的丈夫犧牲來的。你對上帝負有責任；你對自己負有責任；尤其你對你新發現的愛負有責任。你已往的犧牲已經是夠了，你再不能輕易糟蹋一分半分的黃金光陰。人間的關係是相對的，盡職也有個道理。靈魂是要救度的，肉體也不能永久讓人家侮辱蹂躪；因為就是肉體也含有靈性的。總之一句話：時候已經到了，你得……

你的心腸太軟，這是你一輩子吃虧的原因。但以後可再不能過分的含糊了。因為靈與肉實在是不能絕對分家的。要不然……何必一定得拋棄她的家，永別她的兒女，重新投入渺茫的世界裏去？她爲的就是她自己的人格與性靈的尊嚴。侮辱與蹂躪是不應得容許的。且不忙，慢慢的來。不必悲觀，

不必厭世，只要你抱定主意往前走，決不會走過頭，前面有人等着你。

以後信，你得好好的收藏起，將來或許有用。——在你申冤出氣時的將來，但暫時切不可洩漏。切切！

一九二五年三月三日

三（十四年三月十日）

龍龍：我的肝腸寸寸的斷了。今晚再不好好的給你一封信，再不把我的心給你看，我就不配愛你，就不配受你的愛。我的小龙呀，這實在是太難受了。我現在不願別的，只願我伴着你一同吃苦。——你方纔心頭一陣陣的絞痛，我在旁邊只是咬緊牙關閉着眼替你熬着。龍呀，讓你血液裏的討命鬼來找着我吧，叫我眼看到你這樣生生的受罪，我什麼意念都變了灰了！你吃現鮮鮮的苦是真的，叫我怨誰去？離別當然是你今晚縱酒的大原因：我先前只怪我自己不留意，害你吃成這樣。但轉想你的苦分明不全是酒醉的苦，假如今晚你不喝酒，我到了相當的時刻，得硬着頭皮對你說再會，那時你會舒服了嗎？再回頭受逼迫的時候就會比醉酒的病苦強嗎？咳！你自己說的對，頂好是醉死了完事。

不死也得醉，醉了多少可以自由發洩，不比死悶在心窩裏好嗎？所以我一想到你橫豎是吃苦，我的心就硬了。我只恨你不該留這許多人一起喝，這一人多就糟；要是單是你與我對喝，那時要醉就同醉，要死也死在我們熱烈情焰上；醉也是一體，死也是一體；要哭讓眼淚和成一起，要心跳讓你我的胸膛貼緊在一起；這不是在極苦裏實現了我們想望的極樂，從醉的大門走進了大解脫的境界；只要我們的魂靈搏成了一體，這不就滿足了我們最高的想望啊？我的龍，這時候你睡熟了沒有？你的呼吸調勻了沒有？你的靈魂暫時平安了沒有？你知不知道你的愛正在含着兩眼熱淚，在這深夜裏和你說話，想你，疼你，安慰你，愛你？我好恨呀，這一層層的隔膜，真的全是隔膜；這彷彿是你淹在水裏掙扎着要命，他們卻擲下瓦片石塊來，算是救渡你！我好恨呀，這酒的力量還不夠大，方纔我站在旁邊，我是完全準備了的，我知道我的龍兒的心坎兒只嚷着：『我冷呀，我要他的熱胸膛偎着我；我痛呀，我要我的他樓着我；我倦呀，我要在他的手臂內得到我最想望的安息與舒服！』——但是實際上只能在旁邊站着看，我稍微的一幫助，就受人干涉；意思說：『不勞費心，這不關你的事，請你早去休息吧，她不用你管。』哼，你不用我管！我這難受，你大約也有些覺着吧。方纔你接連了叫着：『我不

是醉，只是難受，只是心裏苦。」你那話一聲：像是鋼鐵錐子刺着我的心；憤慨、恨急的各種情緒就像潮水似的湧上了胸頭。那時我就覺得什麼都不怕，勇氣像天一般的高，只要你一句話出口，什麼事我都幹！爲你，我拋棄了一切只是本分；爲你，我還顧得什麼性命與名譽？——真的，假如你方纔說出了一半句着邊際着顏色的話，此刻你我的命運早已變定了方向都難說哩！你多靈呀，我醉後的小龍！你那慘白的顏色與靜定的眉目使我想像起你最後解脫時的形容，使我覺着一種逼迫讚美與崇拜的激震，使我覺着一種美滿的和諧。——龍，我的至愛，將來你永訣塵俗的俄頃，不能沒有我在你的最近的邊旁；你最後的呼吸一定得明白報告這世間你的心是誰的，你的愛是誰的，你的靈魂是誰的。龍呀，你應當知道我是怎樣的愛你；你佔有我的愛，我的靈，我的肉，我的「整個兒」！永遠在我愛的身旁旋轉着，永久的纏繞着。真的，龍！你已經激動了我的癡情，我說出來你不要怕，我有時真想拉你一同情死去，去到絕對的死的寂滅裏去實現完全的愛，去到普通的黑暗裏去尋求唯一的光明。——咳！今晚要是你有一杯毒藥在近旁。此時你我竟許早已在極樂世界了。說也怪，我真的不沾戀這形式的生命；我只求一個同伴，有了同伴我就情願欣欣的瞑目。龍，你不是已經答應做

我永久的同伴了嗎？我再不能放鬆你；你是我的，你是我這一輩子唯一的成就，你是我的生命我的詩，完全是我的，一個個細胞都是我的。——你要說半個不字叫天雷打死我完事！我在十幾個鐘頭內就走了，丟開你走了，你怨我忍心不是？我也自認我這回不得不硬一硬心腸，你也明白我這回去是我精神的與知識的「撒拿吐瑾」，我受益就是你受益。我此去得加倍的用心，你在這時期內也得加倍的奮鬥。我信你的勇氣，這回就是你試驗，實證你勇氣的機會。我人走，我的心不離着你；要知道在我與你的中間有的是無形的精神線，彼此的悲歡喜怒此後是會相通的，你信不信？（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）我再也不必囑咐，你已經有了努力的方向，我預知你一定成功。你這回衝鋒上去，死了也是成功。有我在這裏，阿龍，放大膽子上前去吧！彼此不要辜負了，再會！

三月十日早三時

四（十四年三月十二日）

叫我寫什麼呢？咳！今天一早到哈，上半天忙着換錢，現在一個人坐着，吃過兩塊糖，口裏怪膩煩的，心

裏——不很好；國境不曾出，已經是舉目無親的了，再下去益發淒慘。趕快寫信吧！乾悶着也不是道理。但是寫什麼呢？寫感情是寫不完的，還是寫事情的好，日記大綱：

星一 松樹胡同七號分贓。車站送行，百子響，小曼掩耳朵。

星二 睡至十二時正。飯車裏碰見老爺。夜十二時到奉天。住日本旅館。

星三 早大雪，繽紛至美。獨坐洋車，進城閒逛。三時與我同行去長春車上賭紙牌。輸錢。頭痛。看兩邊雪景，一輪紅日。

夜十時換上俄國車。吃美味檸檬茶。睡着小涼。出涕。

星四 早到哈。我侍從甚盛。去懋業銀行。矛（？）猶太思換錢。買糖，——吃飯，——寫信。

錢事未了，須遲一星期，我決先走。今晚獨去滿洲里，後日即入西伯利亞了。這回是命定，不得同伴也好，可以省唾液，少談天。多想多寫多讀真倦，纔在沙發上入夢，白天又沈西，距車行還有六個鐘頭，叫我幹什麼去？

說話一不通，原來機靈人也變成了木鬆鬆。我本來就不機靈，這來在俄國真像呆徒了。今早上撞進

一家糖果舖去，一位賣糖的姑娘，黃頭髮，白圍裙，來得標緻，我曉風裏進來本有些凍嘴，見了她索性楞住了，楞了半天，不得要領，她都笑了。不長鬍子真吃虧，問我那兒來的，我說北京大學，誰都拿我當學生看。今天早上在一家錢舖子裏一羣猶太人圍着我問話，當然只當我是個小孩，後來一見我護照上填着「大學教授」他們一齊吃驚，改容相待，你說不有趣嗎？我愛這兒尖屁股的小馬車，頂好要一個戴大皮帽的大俄鬼子趕，這滿街亂跳，什麼時候都可以翻車，看了真有意思，坐着更好玩。中午我闖進一家俄國飯店去，一大羣塗脂抹粉的俄國女人全擡起頭來看我，嚇得我直往外退，出門逃走！我從來不看女人的鞋帽，今天居然看了半天，有一次真俏皮。

尋書舖不着，只好寄一本糖書去，糖可真壞，留着那本書吧。這信遲四天可以到京，此後就遠了，好好的自己保重吧！小曼，我的心神搖搖的彷彿不會離京，今晚可以見你們似的，再會吧！

摩 十二日

五（十四年三月十八日）

小曼：好幾天沒信寄你，但我這幾天真是想家的厲害；每晚（白天也是的）一閉上眼就回北京，什麼奇怪的花樣都會在夢裏變出來。曼，這西伯利亞的充軍真有些兒苦，我又暈車，看書不舒服，寫東西更煩，車上空氣又壞，東西也難吃，這真是何苦來！同車的人不是帶着家眷走，便是回家去的。他們在車上多過一天便離家近一天，就這我傻瓜甘心拋卻愛和熱鬧的北京，到這荒涼的境界裏來叫苦！再隔一個星期到柏林，又得對付張幼儀，我口雖硬，心頭可是不免發膩。小曼你懂得不是這一來，柏林又變了一個無趣味的難關；所以總要到意大利等着老頭以後，我纔能鼓起遊興來玩；但這單身的玩興趣終是有限的。我要是一年前出來，我的心裏就不同；那時倒是破釜沈舟的決絕不比這一次身心兩處，夢魂都不得安穩。但是曼，你們放心，我決不頹喪，更不追悔；這次歐遊的教育是不少的。稍微吃點小苦算什麼？那還不是應該的。你知道我並沒有專心〔？〕不可搖動的大天才，我這兩年的文字生涯差不多是逼出來的。要不是私下裏吃苦，命塗上顛仆，誰知道我靈魂裏有沒有音樂？安樂是害人的，像我最近在北京的生活是不可以爲常的；假如我新月社的生活繼續下去，要不了兩年，徐志摩不墮落也墮落了。我的筆尖上再也沒光芒，我的心上再沒有新鮮的跳動，那我就完

了——「泯然衆人矣」！到那時候我一定自慚形穢，再也不敢謬託誰的知己，竟許在政治場中鬼混，塗上滿面的蜜煤。——咳！那纔叫做醜哩！要知道墮落也要有天才，許多人連墮落都不夠資格，我自信我夠，所以更危險。因此我力自振拔，這回出來清一清頭腦，補足了我自己的教育再說。——愛我的期望我成才的都好像是我恩主，又是債主，我真的又感激又怕他們！小曼，你也得盡你的力量幫助我望清明的天空上騰，謹防我一滑足陷入泥混的深潭，從此不得救度。小曼，你知道我絕對不慕榮華，不羨名利，——我只求對得起我自己。將來我回國後的生活的確是問題，照我自己理想，簡直想去開北京。你不知道我多麼愛山林的清閑？前年我在家鄉山中，去年在廬山時，我的怪靈是天天新鮮，天天活動的。創作是一種無上的快樂，何況這自然而然像山溪似的流着。——我只要一天出產一首短詩，我就滿意；所以我很想望歐洲回去後，到西湖山裏（離家近些）去住幾時；但須有一個條件：至少得有一個人陪着我。前年□□在煙霞洞養病，有他的表妹與他作伴，我說他們是神仙似的生活；我當時很羨慕他們。這種的生活——在山林清幽處與一如意友人共處——是我理想的幸福，也是培養，保全一個詩人性靈的必要生活。你說是否？小曼！朋友像子美他們，固然他們

也很愛我器重我，但他們卻不了解我——他們期望我做一點事業，譬如要我辦報等等。但他們那能知道我靈魂的想望，我真的志願，他們永遠端詳不到的。男朋友裏真期望我的，怕只有張彭春一個，女友裏叔華是我一個同志。但我現在只想望「她」能做我的伴侶，給我安慰，給我快樂，除了「她」這茫茫大地上，叫我更向誰要去？

這類話暫且不提，我來講些路上的情形給你聽聽：——我上一封信上不是說在這國際車上我獨佔一大間臥室，舒服極了，不是好，樂極生悲，昨晚就來了報應！昨夜到一個大站，那地名不知有多長，我怎麼也念不上來。未到以前就有人來警告我說：前站有兩個客人上前，你得的佔有權滿期了。我就起了恐慌，去問那和善的老車役。他張着口對我笑笑說：『不錯，有兩個客人要到你房裏，而且是兩位老太太！』（此地是男女同房的，不管是誰！）我說你不要開玩笑，他說：『那你看着，要是老太太還是你的幸氣，像這樣荒涼的地方那裏有好客人來。』過了一陣，車到了站。我下去散步回來，果然房間裏有了新來的行李，一隻帆布提箱，兩個鋪蓋，一隻篋籃裝食物的。我看這情形不對，就問間壁房裏人，來了些什麼客人。間壁一位肥美的德國太太回告我：『來人不是好對付的，徐先生這』